

東川劉文簡公集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四

序

壽逸庵先生詩序

逸庵先生者世家河中今經歷都察院事景君佐之
尊府也別號中條散人逸庵惇朴好古聞人有一善
輒傳誦不置口喜賙人之急恒傾囊竭儲不恤而其
自處則服儉敦素雖寸楮用之惟恐失所宜遇人謙
恭卑抑無所矯飾雖肥遯丘園而其憂樂之心未嘗
忽然於斯世成化乙巳邊圉弗靖有

詔許入粟補散官乃慨然赴之盖非徒跂慕冠服之

榮也未幾經憲君舉進士爲東安令聲績卓越得被
旌異逸庵復如例受 恩封今年屈指春秋八十有
六矣五月望後一日寔懸弧之辰經憲君以縻於官
守弗獲稱觴膝下也不能無望雲之懷於是侍御諸
公各賦詩歌祝頌而車君茂賢高君文明猶有里閭
之誼則命善繪者爲圖而書之屬余序諸上方夫壽
者五福之一諸福之所由以享也觀於松柏岡陵之
詠銅狄鐵杖之誦則君子之愛其人者恒以是致祝
况於其親乎顧有生非其時而兵革鼓鑿之聲雷轟
霆震不能以一日寧居或非其人而武斷雄豪爲閭

里所嚴憚或無賢子孫以嗣續於後如漢中郎李謫
仙然則雖壽亦將何以爲樂哉今海宇乂寧正當

國家全盛之日而逸庵不出里閭履祥納祉於桑梓
之間可謂得其時矣而且秉德好義爲鄉人所景慕
師法又有子如經憲能以其受於家庭者敷惠畿邑
贊政都臺以荐被 寵榮以及於親則逸庵之壽豈
尋常可媿羨哉是宜諸公播諸聲詩而揄揚祝願之
無已也余聞古之壽考者多出於深山窮谷如甘谷
青城之類未易枚數即以中條而論則若張通玄若
司空表聖者亦不少如逸庵者豈其流亞歟古之帝

王尊高年禮遺老以勸孝悌故有粟帛之賜有官爵之命有蒲輪之召今聖天子治法徃古而於耆耄之人時令有司給賜有差其賢而年特高者間遣使存問則逸庵之恭迓寵光於異日不有在乎而况於其子之名位未艾則其所膺受亦未有涯也諸公尚有以慶于後余不佞僭書此俟之

送太守陳君天澤之開封序

開封古名郡也在宋爲京府尤號煩劇故選任恒慎擇其人而其賢聲茂績烜耀當時流溢後世者亦不少如楊汝礪之盡心民事薛宿藝之嚴敏擊斷呂坦

夫之嚴辦有聲蓋未易枚數至於今史述之人誦之於乎是何其多賢之萃於是郡耶比者郡缺守公卿皆難其選銓曹疏刑部郎中陳天澤之名以請

制可蓋君太原世家俊爽明達非沾沾者舉進士主政刑部平恕廉威凡懼法網者得君斷決自以爲不寃大司寇而下咸噤重之故開封之命甫下人翕然以爲宜而同寅諸公於其行也乃請余言叙行李夫開封固號煩劇也要其風俗則人秉中和之氣重禮義而勤耕紆有自來矣以其重禮義則上之教易行以其勤耕紆則上之治易致故以循吏而論古今

之稱述者必曰龔黃卓魯而龔黃卓魯之在開封者
居其三焉如子康之密次公之潁川仲康之中牟今
皆開封屬邑也惟渤海乃齊魯之地耳固三人者之
治心飭行迥出等夷豈非亦其人之易化而教之易
行乎然則以君之歷於刑曹者焯焯如此其於開封
蓋不啻如丸之走坂水之決渠直易易耳異日策勲
考績又何昔賢之讓耶抑余聞天澤之尊甫先生舉
成化壬辰進士始令武強繼轉秀水皆著豈弟明威
之緒尋陟內臺爲御史副憲山東轉長憲聲望重天
下今爲南京太僕卿則官箴政譜授受於家庭有素

是宜天澤之發軔仕途丕著聲績也古之論世官恒以公卿子弟爲賢觀於天澤有足信者而其名位當未可涯矣

賀侍御方君文粹考績受勅命序

國朝著令凡兩京諸司及在外自郡邑七品而上歷三載考績能舉職者咸給誥勅以寵異之父母存者封沒有贈皆如其官此不刊之典也然三年之間在外者固未易猝致而在內者人事靡常亦未可逆計而得者故得之率以爲榮世之仕者徃徃重內而輕外非特勢之所趨然也亦念罔極之恩寸草之心

必藉是而後慊耳否則雖列鼎重裯亦何足爲親之
軒輊哉吾友方君文晬舉進士爲宣城令安民馭吏
焯著聲績居四年以憂去服滿改藁城不踰月徵入
內臺爲監察御史其在職凡檢身執憲兢兢恪守無
敢毫髮失父之奉 璽書清理益法於兩浙至則剔
奸剗蠹法大振舉商民便之而課用不虧代還適浹
三載奏績書最於是君之尊府臨桂簿獲受

封爲監察御史母 贈孺人夫以百里之佐而一旦
躡躋臺端之秩其爲榮耀可勝旣耶同官諸君乃相
率爲賀謂余同年也則諉以言夫君之所以勞臣而

加恩於其親者以其忠也臣之所以脩職而徼寵於
吾親者以其榮也故非忠則無以錫寵於君而爲榮
非榮則無以顯名於親而爲孝然則文粹二親之被
寵光輝赫如此其所以事君顯親者蓋可知矣凡
有親者孰不感動固宜諸君之賀也惟古之論孝者
曰大尊親今御史而上凡部臺卿寺其爲階也有幾
而其名之遞尊亦如之爲臣者果能効忠竭智於職
所當爲則可以計歲而迭進焉苟進一級則親獲一
級之尊惟自畫而不求進者則終於此矣文粹德器
溫雅遇事無難易恒以身任之則其將來秩之進也

當無涯而其所以徼寵於吾君而尊其親者豈但今日而已哉抑余聞文晬之兄洪以鄉進士爲國子學錄蔚有時譽而其兄弟自相師友故其莅官如此然亦可以占封君之所積方氏之興固未艾耶

賀侍御費君存仁考績序

昔人論仕宦有三榮謂宰相翰院御史也而於其中又以御史之榮爲甚蓋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屬廊廟宰相待罪則權之所在不特進退百官而已繡衣所指不問尊卑白簡前立姦回氣懾則天子耳目之所及者甚廣不止絲綸之代而已余則以爲是在其

人焉耳故曰得士則重使不得其人知之而不能言
言之而或不當威望不足以懾姦回議論不足以振
綱紀則亦安在其人哉侍御費君存仁初舉進士爲
今廬陵焯有聲績越三年遂被 召爲御史其爲御
史也嚴毅端慎畧不自恕而風采言論震聳一時尋
按治廣東雪冤繩慝郡邑之吏不寒而慄故惠敷弊
革海濱崖穴之民始知有真御史既代還御史大夫
重其聲望乃屬視諸道章奏之當進於 上者蓋故
事也比三載滿考績最得給 勅命進階如式於是
同官諸君屬余言賀之夫御史言官也自君之勁資

英識居之而能舉其職以膺有寵褒則所謂御史
之榮者君實無嫌矣惟臺諫之設自古不輕諫主論
天子之愆謬臺主察百官之罪惡我祖宗以來臺
諫雖兼得言而御史則言之又得行蓋視古益重也
顧納諫之主不易遇而進諫之職不易居今

聖明在上十有七年矣而於言官所言未嘗不聽或
有不當亦皆優容及遷擢任用例不與諸司伍其視
前代之外示遷除內實踈斥者又不侔則君之所以
獲舉其職以有其榮者可不知所自耶知所自則所
以圖報稱者又豈但尋常而已耶天下之事固非一

人能周而天下之治亦非一人能盡爲則紀綱之地
因事權之所在乃天下矚目以爲低昂輕重也尚益
思所以振其綱握其權以起民之疾拯時之弊則所
謂仕宦之三榮者豈復有能過而君之榮益焜耀無
窮矣

送浙江叅政童君世奇序

戶科都諫童君世奇拜命叅政浙藩時兩浙守臣
洎觀風之使䟽奏歲大侵上迺命御史中丞往視
一切事宜附之興革矣適叅藩者缺員公卿大臣博
議是地居東南爲鉅藩財賦之仰給京師者處天下

之半凡吏於其間者宜皆得人而况旬宣之寄哉遂
求諫議之著時望者二人以請而世竒得

旨往焉故事都諫僅七品耳然舉天下之政治凡上
之所以出於下與下之所以陳於上咸得議其可否
得失且旦夕侍從天子左右補過拾遺爲耳目親
信之臣故其選擢於初者至慎不輕以其不輕也而
其前資恒處以部佐及卿寺將爲執政柄用之儲如
世竒者屢任既久忽膺是擢若少屈焉者豈古所謂
從九卿出以憂國者耶蓋君爲吾健爲世家敏達清
慎自舉進士即被簡拔給事工科洎轉左右於天下

之利病知無不言而言亦無不行遂晉戶科執論侃
侃務以不失其職爲心故凡諸司之敝政有望其風
采而不敢行行之而中輟者多矣則茲往固少屈抑
豈不得究其用於一方乎世竒濱行其舊僚友韓君
愚夫輦謂余相知深屬贈以言夫言天下之事易行
天下之事難行之而以爲已任者尤難也昔趙克國
居金城圖上破羗虜屯田便宜爲公家忠計下公卿
議初是其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甚至詔書責
讓卒不少變竟如其言而羗人降服則任天下之事
非知之審任之力不擇利害爲趨舍者孰能之哉今

兩浙殊非羗中比而其事亦非有難處也顧其民之
迫於征輸而困敝凋瘵思望上之人力任而甦息之
者久矣况又加以凶歲其爲心尤切則君之往也余
豈但以其能行望之哉於是而位益進任益重則由
一方而天下又不但爲吾徒之望而已矣

使節壽親詩序

使節壽親詩者何諸縉紳大夫爲進士內江鄭君有
容而作也其所以爲使節壽親者何有容承累世儒
家之胄服膺庭訓舉壬戌進士試政臺端雖

帝臣之願弗違而望雲之懷孔亟既踰年始獲奉

天子之命至叙州叙距內江不拾舍因得持節道過以拜家慶也其所以爲壽何有容之尊甫先生今年適屈指甲子七袞而母石亦如之十月初九日爲誕期計抵家定省之余又得舉一燕而稱觴膝下也余聞而怡然曰是宜諸縉紳之發於言者長篇短章金輝玉映有不容已者矣史稱司馬長卿爲中郎將建節往使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爲寵則世之恒情固以富貴而得歸故鄉爲榮也然讀四牡之詩有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則古之人當官而行制於王

事而不得遂其將養之心者又未嘗不動其戚戚之念焉以其不得養其父母爲可憂則得養之者樂何如也今有容之使既得歸其鄉而又得覲二親以稱壽於王事之暇庶幾公私之情兩盡臣子之願兼得而非矜名眩寵者之爲矣是宜諸縉紳詩歌之所由以作也爰爲之序而因系以古詩四章其詞曰

維此七月西風孔懷悠悠旃旌誰適與儕苑彼桑梓其思無涯

維桑與梓于江之滸我心胥說歸寧父母綵衣其裳蹲蹲其舞

既有旨酒會我諸兄躬率諸婦來燕于庭生我育我
厥底于成

瞻彼南山其崔其嵬以介眉壽永以爲依載其德音
邦家之輝

荊門州志序

九丘作而禹貢繼之周職方又繼之所以志九州之
地域廣輪之數貢賦之制備矣自秦廢封建置郡縣
沿漢洎唐以來遂有地里志郡國志風土記耆舊傳
諸作或總括區宇或特著一方雖若不同然皆志類
耳今天下之地里人物風俗古今沿革有大明一統

志所以總括者無遺矣然撮其綱而不能盡其目舉其大而未能及其小法亦然也故藩省郡邑各有志蓋加詳焉而其纂述大旨則不出乎一統志之槩括固所以遵時制而亦豈能復立例哉士之博古者試取而讀之則凡某郡某邑之風俗道里人物之類不出戶庭可究而其用世者欲酌其政事之廢張緩急亦無不得於几案間况其所以昭興替垂監戒者又靡不備耶此荊門州志之所由作也餘姚韓侯某以鄉進士起家來守是州廉平威惠越二年政通歲成民罔弗乂乃索志得舊稿於掌固者觀之病其未

悉遂祖一統志爲義例屬考校刪定釐爲數卷將鉅梓屬予序之且曰文獻不足殆難免於掛漏譌謬然後之君子固可藉是續而補之也予既受以從事復告之曰荆門屬古南郡自漢末曹劉角逐終歲當矢石交戰之所尋五胡亂華其害尤未易言迨吳晉之時雖幸羊陸之交歡而刀斗之聲亦何嘗息唐混一未久復擬於藩鎮而荆門陷爲僭竊之區矣陵夷及五代干戈無歲不動在宋中葉薄隣金狄民之疲於奔命者尤不異唐季世則士之生其地者何暇考德脩業而仕於其間者雖欲按圖問俗有事於志而亦

將何所紀哉天啓 皇明肆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
鴻業聲教暨海外而荆門在湖湘距中州不千里尤
爲華夏文明之地故俗由政革物以時成地因人顯
而是志之所採掇登載若猶有不盡焉者然則君子
之觀之也豈但知是郡風俗之美惡人物之盛衰治
道之隆替而已哉感 今日之遭遇懷昔人之流離
而未遇者益奮其思齊之心既達者益勵其效用之
志然後知是志之非徒作也

送長史王君經濟序

自古帝王固莫重於封建藩國而其要又未嘗不急

於選賢擇人以爲輔也在漢如賈誼之傳梁王仲舒
之相江都說者乃以爲文帝武帝之不能用二生不
知乃所以深用之夫誼與仲舒固一代名儒然以親
親之愛上欲敦頰弁之恩下以樹維城之業則委任
受寄豈其微哉我國家分封之典視古益重凡
王國之建置但食祿於有司而不與其政親親貴貴
兩極其盛輔道之賢咸遴選以克若長史者則尤爲
府寮領袖故禮儀之施設租稅之出納戎卒之拊循
皆在所職掌蓋必學足以明於物理而不闇識足以
通乎世務而不迂行足以律於衆庶而不愆然後爲

宜否則鮮有不致負乘覆餗之誚者遂恒簡於進士
任之其不輕而重也不亦較然哉吾友王君經濟明
銳穎拔自成化癸卯與余薦於鄉越十年而後登甲
榜其邁往直前之氣蓋充乎不可禦者以是名重於
公卿間會汝府右長史闕時受任者多以不舉職
譴乃詔慎擇其人處之君因陟其任未朞月聲稱
果裒然遂結知於殿下用薦

誥封贈其親及妻室比殿下之國

皇上重念同氣輔導之賢晉正四品祿章服亦如之
於乎其榮矣哉君將侍王就國同鄉諸縉紳大夫

歆艷弗置屬余以言贈余於經濟非但燕遊一朝之
好也不可辭惟天下之事未有不基於始而當慎者
况於王者之有家乎譬之築室者其基固而後棟宇
隨之若規模者則所謂立國之基也我

國家撫有函夏以仁義忠厚爲規模凡其親親用賢
理民馭夷率履不越則 殿下之往也其於仁義忠
厚之規模固但仰承 祖宗之訓而無所事事於其
間誠足以荷天休垂世澤於有永矣而其所以翊贊
承弼者非君孰諉哉異日稱藩輔之賢爲善如東平
好學如河間而以 殿下爲先則君與有榮焉而我

皇上之所養育任使之恩亦不負矣經濟行庸以是爲贈諸大夫以爲如何

送右史柯君斗南序

自蕃屏之制啓於周同姓之封紹於漢厥後凡帝王之子若弟皆備官以輔成其德釐治其事如在漢爲太傅內史中尉在唐爲傳諮議友文學祭酒長史司馬非一職也今親王以下官屬有左右長史有紀善伴讀教授及審理蓋亦酌古之制而其匡輔左右道之以忠孝仁義保國愛民上衍宗支於有永下垂統祚於將來則尤以長史爲重豈但他職之領一事

而已哉 皇上有第曰 榮王其右長史爲吾友柯
君斗南斗南世家成都其先爲莆中人有曰迷者在
宋理宗朝直龍圖閣學士七世而至君之世父曰潛
景泰辛未進士第一人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學士叔父燉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按察司僉事
其慶澤之流家學之傳非一世矣而君惇敏謹重學
務篤實尤爲人之器識故舉弘治癸丑進士既登庸
矣而執經以求指授者屢恒滿戶外業成而去徃徃
取高第以是名震公卿間會諸王出閣 詔慎簡輔
導之臣遂膺選爲翰林院檢討日侍 王講讀啓沃

良多比外艱去 王眷念不置乃逆計鼓琴之期請
於 上驛召至京擢右長史則斗南之賢所以脩於
身而受任於 上者豈流輩可匹儔哉今年

王將之國君以執事當從行鄉之縉紳大夫諉余言
贈之夫閭里之士有負百金之產者於子弟必擇名
儒教之否則以爲愛而弗勞之也况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所以待其子與弟者宜如何而肯委之庸人哉
顧世之仕者恒重內而輕外重勢利而輕道德執
權筦要者每垂涎焉而於是反有慙於中者斗南自
受 命即歡然無幾微見顏色惟以負乘爲懼而日

勤其所有事遂被王優遇此者又荷

聖明篤意親親進四品祿秩章服視其心豈以權勢
爲軒輊哉古之賢哲爲王傳者多矣如漢衛綰於河
間而以忠實稱師丹於東平而以廉正著皆非有權
勢烜赫者至今名垂史牒不朽斗南徃哉以君之持
心飭行其於前賢當思匹休不讓明日荆楚之間論
藩輔之賢以河間東平歸王則斗南匡輔之功豈
可少哉

瀛海奎光後序

西克學士紫厓馬先生良佐將赴南京翰林諸同僚

合餞於敝廬各賦瀛海奎光詩以道意詩有序既諉
大史程君正之矣謂余在里閭之末亦宜贅一言紫
厓初被簡命余趨而賀之曰學士尊官也南京重
地也先生以才望往踐厥任吾黨之士彈冠結綬而
慶固也惟天子方勤緝熙之業而

皇太子將出閣受經如先生者講說細旃之上彌諧
承華之間則所以助君德成聖功其裨益當不少
而顧舍此就彼何居且南京雖今之豐鎬也然其事
簡其地遠簡則才有所不盡遠則情有所不親故士
之銳於用世者恒不樂往焉即有往者則其心熱中

而頽忸怩者累日月不釋此亦人情也先生輒然而
笑曰惡是何言也吾稔與子遊子尚爲知我哉夫都
高官執化權語人曰我不欲非愚則僞欲之而矯情
飾貌或役焉有所求非吾徒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得之不得曰有命吾亦安其所遇而已矣况吾嘗愧
伐檀思不忘儆戒於朝夕今之徃固幸其簡且遠以
究吾志耳余聞而悚然不知汗浹於背乃進曰鄙人
固不固亦莫得聞此言也古稱有道之士爵祿不能
移其心流俗不能渝其守於乎其信然耶因以書于
卷末先生之所養亦可槩見也

賀侍御陳君克謹考績受勅命序

考績之法昉於虞周歷代不廢而勅制之頒給所以嘉勞臣下而厲其忠勤者蓋自殷周以來皆有之

國朝凡內外臣寮三年一考三考爲滿其有績最者給以誥勅兼封贈其親一代至三代厥後改爲三年遂著令余友陳君克謹爲御史三年考績被給

勅命如式於是諸同寅祭而賀之屬余以言昔人論御史爲雄峻之職又謂清而要蓋以其衣繡簪筆於天下事知無不得言而言亦無不得行其出按州郡則仁行如春威行如秋信非他治一事守一職者可

匹儔也克謹端方沉毅無少矜炫其始爲令於太湖也
也以惠愛得民心數爲按治者所器識剡薦無虛歲
乃膺 召擢補御史其爲御史則正色直言風采震
肅常奉使貴陽及南畿簡而不畧威而能愛伐檀興
詠碩鼠不刺則其所以膺 聖天子之褒嘉而貶榮
於其親者豈無所自哉余嘗觀世之居是任者多矣
其志尚嚴則謂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爲曠職故
所至務厲搏擊毛舉細事深文巧抵而於太奸一不
究或尚寬則以古之稱名御史者未嘗言按人官屬
稱爲長者故一切脂韋媵媵啞聾而無所建明



二者胥失之矣如克謹當寬則無破觚爲員之縱當嚴則有埋輪當道之節不激時以沽譽不釣竒以駭俗持是而徃其於名位豈易量哉昔宋明道先生爲御史對神宗有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可神宗以爲得體張天祺爲御史每進對必陳古道引大體不舉苛細及論新法則章至數十上如克謹之垂聲邁烈如此其槩量於中者固有素耶余與克謹同年每見其蒞官臨事重厚縝密稱老成者咸遜避恒企慕焉而未敢故於諸君見諉不惜言之克謹慎無以余言徒頌

而不規也

瑤臺嘉慶圖詩序

瑤臺嘉慶圖詩者諸縉紳大夫爲封太孺人王氏
而作也太孺人者贈兵馬副指揮胡君之配今兵馬
指揮欽之母春秋七十矣弘治癸丑冬十二月十五
日適衣褐之辰諸縉紳與欽遊者賦詩祝頌繪圖於
中而書其下詩有序以屬余蓋太孺人揚之寶應世
家資性明淑旣笄歸君所以事舅姑諧妯娌無弗順
適里人舉以式閨壺甫三十稱未亡人即屏簪珥鉛
膏不御確意綜理家政以待其遺孤之成立即欽也

欽此幼學遣從名師所以訓飭之者不以愛弛及奉
業南雍復親往視之曰吾所以忍死至今者恃此蓋
將異日可以見而父於地下安得令予然遠違乎欽
以其母之教且受益感奮歲丙辰遂獲拜今職越明
年又獲被給 勅贈父封母如式而 勅之辭有慈
惠勤儉孀居守節之褒於乎若太孺人者可謂能竭
母道而不負所天者矣則今日之享壽膺福豈偶然
哉此諸縉紳所以歆艷弗置而圖賦之祝不容自己
也抑余聞欽初宦於此以南北風土異宜不可屈太
孺人就養乃留其婦供饋左右父之始議遣奉迎大

孺人亦喜其子之成也遂歆然就道至是居官邸欽
出則蒞官治其所有事於外入則奉母承懽色養於
膝下於乎如欽者可謂隆於孝養矣世之仕者廢蓼
莪之詩而不忍誦固已無及幸而有親具慶則又道
理脩阻不能無陟岵陟岵之懷觀於欽當何如其感
也則視太孺人之安於榮養其心之豫悅可知而其
將來之壽亦豈可涯涘耶况古之壽考者多窘畜於
先而享其盛於後如漢之  宋之  蓋盈虛消
息非特人事亦天道也他日欽之名位漸進而太孺
人之福亦如之則瑤臺之賀又有大於此者愧余言

不足以紀其盛尚有待於鉅筆名公姑書此以爲權輿云

送黃君通理二尹永豐序

古之制縣有令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執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冤屈躬親獄而丞所以爲之貳也是其職宜無不統而昌黎乃謂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豈其然哉或者以爲有激而云又謂譏斯立之急事殆不誣也吾友麻城黃君通理比受命丞永豐其鄉之縉紳大夫士僉爲君喜屬余贈之蓋吉安之在洪都爲劇郡而永豐之在吉

安爲劇邑通理端雅有文而敏於吏事文則不泥於簿書期會之務而敏則有剴繁治劇之能非豪胥黠吏所能舞弄也則茲貳秩百里其慎於所事以不蹈昌黎之譏不有餘裕哉雖然余於通理非燕遊一朝之好也則亦不能嘿嘿而已今州縣之職固不異於古而大江之西其所以軫念於九重者尤以萑苻之徒爲切也此者勢日張大民甚懼荼毒遂厯

聖明命變易一二守臣撫捕期於山行野宿外戶不閉與民相安於田里而猶未能也則君之徃其所佐令以仰承上意者雖非一端孰有急於此哉惟古

之禦盜者多矣而莫良於裕民者若龔遂之治勃海張綱之治廣陵可覆視也通理其亦嘗以是槩於中否乎或曰有是哉子之迂也方今執事之吏厲士秣馬日期草薶而禽獮之以爲功而乃欲從事於此不猶驅市人以習俎豆之儀耶則應之曰通理好古之士也余言豈爲市人告哉

送太守姚君原學之任荊州序

荊州古郢都也秦漢以來爲南郡爲江陵蓋當四集之地巍然峙江漢之表有非諸郡可比者故自古恒擇其人任之而亦多以名績稱嘗稽諸往牒有未易

以枚數者即其著而論則在漢若郭賀楊震在唐如李德裕在宋如張齊賢雖歷世已久而人心仰慕如一日然考其跡則惟持已之清約撫民之仁恕莅事之公勤而已故稱郭賀者曰厥德仁明稱楊震者曰性公廉不受私謁德裕則曰孜孜民事無一日怠齊賢則曰敏於吏道庭無滯訟是亦何有異人之事而亦何有人不能行者哉顧今之仕者若以是爲平平也而反飾詐以釣奇違道以干譽而於利民律已之事若無所事不屑爲亦獨何也比荊州缺守銓曹䟽請於上以禮部郎中姚君原學補之縉紳大夫咸

喜謂宜而又慶是郡之得人也諸僚友乃相率致賀而屬余言贈之顧余何以致愛助哉惟嘗以職事濫有一日之長竊見君勤於職業不以難易爲趨舍而識悟敏決視事若無難處綽有剴繁治劇之能心固噐之繼知其初舉進士即補新昌令新昌浙之望邑也素號難治而原學始發軔即著績則今又歷部署既久其於治郡也但推而廣之奚啻馳駿馬於康莊乎是固宜諸縉紳之喜且慶也余所欲忠告者則尚以古之諸賢自居而不惑於流俗之論見之真守之確則雖不爲世俗所知矣將不爲君子所知乎雖不

爲今之君子所知矣將不稽於古之君子乎余與原
學誼不可徒語以驪駒之談也而數數如此君尚無
以窺啓寡聞而爲瑱哉

送尚書李公之南京序

禮部左侍郎李公希賢被命擢南京禮部尚書公
感激寵恩既拜謝闕下矣復念先以太常少卿
擢侍郎不踰年蒙賜誥贈祖及父檢討公如其官
而祖母及母爲淑人皆未燎黃壠上而繼母封淑人
亦又違膝下乃疏乞取道過家少罄私情

上重公孝思即報可賜寶鏹五千貫爲道里費仍

命給驛以行是皆出於異數也公濱行諸公卿嘖嘖
歆艷乃設供帳於都門外送之而各賦詩歌以贈屬
余序於上方竊嘗慕公世家上蔡也上蔡今中州地
故自昔出詞林爲監司奉勅董學政於兩浙於關
右以及齊魯之地恒得取道一過其鄉鄉之諸大夫
暨衿佩之士争相考德問業者咸勃焉以興其觀法
之心茲又以遷秩奉命乘傳而歸覲慈顏於萱背
瞻松楸於丘壠其榮耀視昔何如而諸大夫與士之
觀法者益何如也則諸公之所以歆艷而贈之固宜
余與公同榜而升同官而處茲又承乏同部凡所以

資輔仁之益敦協恭之好以共祗脩職業少道素餐
之咎者於公寔賴焉不啻膏穀之仰時雨則是行也
固榮之也亦寧憇然也乎所竊喜者則南京

祖宗肇基之地也百司庶府猶存若禮部者古秩宗
之任有教化之道焉故我

聖祖於禮之制皆酌一時名儒如陶主敬宋景濂輩
所議而參定之其典籍固尚在也今雖因時損益貴
於得中而失其舊者則多有之風俗之少變亦豈無
所繫哉昔人謂禮失而求諸野况非野者乎則公茲
往考索之餘宜亦有繫於心者異日應

東川集卷之四
五十一
召而來常有以語我則爲固陋之助者不少而於風
化之機不能無望焉豈使日趨時好而漫無所定哉
是則余所私喜者固不敢但懷離群之感而已也遂
用以序諸公群玉之首公其以爲如何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四 終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五

序

送葉君一之被召序

今制凡望郡推官及壯邑知縣闕咸於進士授京朝
官外銓補比滿三年考績最則又奏徵補內臺御史
闕蓋治道莫重於理刑亦莫重於牧民而推官理一
郡之刑知縣牧一邑之民必於進士補所以重民也
若御史者紀綱之司內而在朝肅百僚貞百度外而
出按藩臬諸司發奸摘伏激濁揚清其責任尤非輕
而以推官知縣補則又非但重其官而亦所以重御

史之職欲歷法家及民情之事於未用之先也若此者非操存之正則執守或有未固非諳練之深則意見或有所偏此固 國家用人之良法亦前代試理人之意也臨海葉君一之以進士任吾重慶推官既莅郡其持心則務平恕而不欲以深文巧詆求名其臨事則務精審而不欲以獨見私智流毒其律身則又嚴而思治已以治人者故在任踰三年每見稱職辦若錢穀之稽覈訟獄之平斷有難理者上官必歸之而恒䟽舉旌異以風厲群有司今年既考績遂被召將有內臺之陟濱行郡守饒侯文中輩以僚窳之

誼屬余言送之昔蘇子容爲南京推官歐陽公一以
府政委之後居館職錢宣靖爲同州推官雪寃獄數
人後仕至樞密副使古之名賢以推官致大用其操
存固如此今一之始發軔佐郡而其聲績之藹蔚乃
若是焉殆將大受遠到者茲行特其登進之漸耳惟
自是而徃益勵所存不少懈則名位之來蓋有迫逐
於其間者如徼者之升梯舉足益高其升豈容已乎
一之世家臨海春先大父嘗遊宦焉今日之贈別非
但郡人攀轅之情也故驪駒之談非所以瀆告云

東萊郭氏家譜序

家有譜猶國有史所以奠世繫辨昭穆不可闕者也
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故自王侯公族受姓名氏
以來其世繫無弗詳者厥後雖丁叔季姓氏混淆然
距古未遠士大夫猶能明其祖之所自出未有遙遙
華胄之譏洎魏晉復立九品中正之制上之選舉以
此分流品下之婚姻以此別門第而於譜牒之學無
弗講焉故有郡姓有右姓而名宗巨室禮義足以齊
其家好尚足以率其俗蔚爲時之輕重則譜牒於世
教豈小補哉吾蜀憲副東萊郭氏魯瞻慨然於斯而
又恐失於誣乃斷自所可知者以輯光處士由泗州

遷東萊爲始祖做歐文忠蘇文忠例輯爲家譜間又
推廣譜意增類十有九析爲內外集總十二卷示余
屬序諸首余得披閱則見君之用心一何勤且厚也
蓋觀內集如世繫圖則本大宗小宗之義而其書法
又於尊卑疎戚支分派別秩然有等無或昭穆不明
者觀世狀則其先世隱德宦業無弗備至於姓顯地
望則先賢往哲亦無遺蓋又足以垂勸戒焉及觀外
集則所以昭 國典著慶澤以垂範來裔者尤備其
他類例雖不一要在於明倫睦族尊祖敬宗誠足以
與孝弟之心崇仁讓之教於無窮也於戲君之用心

一何勤且厚哉惟郭之姓出於號叔自漢唐而後代有聞人如論循良則若細侯喬卿論隱逸則若林宗文舉論勲業則若元振子儀照曜史冊於今爲烈若魯瞻先世積累固非今日矣自輯光處士居東萊日嚮盛則其蓄德以食報有可徵者爲郭氏子孫觀於此譜尚體魯瞻之心熟玩而深省之非但知其祖之所自出近而先烈之貽有所率法遠而名賢之往知所企慕而以忠孝植其本詩書達其用則郭氏之東萊不翅爲一方之望而於魯瞻著譜之意庶不負哉魯瞻以進士令兩縣篤於愛民至今人猶頌之故陟

御史歷今官焯著聲績斯譜也其風化有足尚者遂不辭而書之

重刊劉涇溪批點杜少陵詩序

詩之作固不易也而知詩之旨亦不易也夫詩言志志存於心而發諸言詩則言之精者性情之邪正於是乎見之則詩之作豈易哉而讀之者世異時殊非親其人也非接其事也而玩其言於吟味諷誦之間不獨有以得其志而其句之切要字之輕重皆有以得之如親炙其人而上下其議論焉是亦豈易乎詩自三百篇後漢魏以來代有作者雖其體制不同要

各以所長名家而於唐稱大家則獨以杜少陵爲宗故有以爲詩史者有以爲集大成者世之賢哲咸爲之選註集註補註皆所以發明其旨趣也若湏溪劉辰翁則又即其集註重加櫟括而於其句之切要字之輕重從而批點且撮其大旨附註於下於是讀少陵之詩者無不得其歸趣而有志於學詩者亦可得其槩獲於其間矣惜罕梓行好尚者劬於手錄近忠州黎僉憲廷表在河南曾刻爲增以趙子常批評五言詩虞文靖註解七言律尤詳備蜀藩少叅增城盧公朝言恒閱而愛慕謂不可不廣其傳也乃諉重慶

守金齒馬君質夫同知荆門程君天質鋟梓既成屬
余弁於首於戲少陵之詩其集不一海內固家傳人
誦矣而是集尤爲學詩者之指南遂不辭而書之且
以見公崇文教以風厲一方多有出於旬宣之餘者
若此乃其一端也

送二守程君天質朝 覲序

國朝甲令在外藩臬諸司每三年各率屬郡邑守令
朝覲京師即古之述職也至則 詔吏部都察院嚴
考覈凡藩臬諸司以下官其履行治績有賢否具疏
請黜陟亦古之有慶有讓也明年春正月適維其時

而郡守饒侯文中以當道者疏留於是二守荆門程君天質代行將就道侯偕僚友屬余言叙行李惟朝覲黜陟之典昉自虞周由漢而來恒因之蓋屢省乃成治功之立固有不易者顧人才之賢否雖隨世不同而振作之機恒在乎人即所謂黜陟之典也但知人雖堯舜猶難之故范太史欲擇十使十使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論者以爲得其要故至於今師其意不能違今之按治憲臣所以察藩臬及諸司官者然皆自上而下而酌諸輿論以爲等差藩臬所以察郡邑而郡文察於邑無非欲公黜陟

以振作乎人也。然則君茲行蓋攝守之任闔郡自州而邑其官之賢否借侯甄別當有素矣。惟人之賢有利於民者而或以敦朴不外見爲所疵有病於民者而或以巧飾可喜爲所取則賢否能無所混乎人之才行固難以一律要以資於治者爲先。若此者君必有所繫於中矣。先儒以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君出賢科自莅郡將六年律已嚴而不流於同臨事明而不過於察蓋在堂上者於堂下人之賢否非但如衡鑑則昭一時之人才以裨銓衡之黜陟以資聖主振作之機以致平明之治其不在茲乎。余不佞

竊於君有厚望也

思庵野錄序

道學之名古無有也蓋自濂洛諸儒得不傳之緒於遺經而筆之於書以詔後世故士之志於道德者無不宗之而亦各以所得之淺深脩於身行於家達於國以自見於世三綱賴之而不晦九疇賴之而不斲而乃以道學名之史家遂有道學傳其於世教固非小補也自是時君世主以是育材學士大夫以是效用未能有舍之而不由者顧其間隨所至而末流不同則迷途之惑鮮能領解決擇耳豈道學之使然哉

余頃家居偶得渭南薛思庵野錄觀之則見其格物窮理恒置心焉而於經書或應接有所自得者間亦附見至於養心之論則若數數焉不置蓋心者萬化之原士之所以自立於世者恒於此出未有心不得其養而能異於夫人者即其所錄是豈入耳出口於諸儒之論者乎繼視其所履則初舉於大學以名行著稱士多從之遊久之受命知應州仕終金華同知其爲政務惇教化而一本於愛民澤物之心故在任人咸敬仰至爲立生祠迄今猶思之不衰其所自立如此是錄也閩人渾源郭璽所輯其孫祖學舉進

士知內江縣恐久而湮沒無聞乃入於梓屬余序之於乎觀於此者其亦因其所志而上溯濂洛之源庶有所得以不墜於流俗哉思庵諱敬之顯思其字而其孫祖學內江之政亦克繩其祖武云

壽王太安人何氏詩序

南克太安人何氏雷州太守伯存之母也春秋七十有一矣歲之陽月季五日適初度之辰伯存方守官以治行著稱不獲歸覲仲子秉恭受 藩府紀善需次於家季秉儉育德邑膠掇科登仕駸駸有期乃於是日率諸孫舉觴壽縉紳之士聞而欣翹各賦詩

歌以致祝頌之意秉儉嘉諸公之愛親無已也爰繪
爲圖各書於其間空其上方屬余序之夫壽者五福
之一也人壽以百歲爲期而百二十歲爲上壽登上
壽者歷古以往恒少而踰中壽則多有之然未有不
以德者故五福必曰攸好德非無以也如太安人聞
之鄉評性沉默寡言歸於東岡奉舅姑親執盥饋率
以爲常事東岡敬而有禮克助於內不以家事經其
心故東岡遂以行業遊太學爲名士比伯存育於庠
序所以教識之者不以愛弛致願庸於時獲祿
封太安人人曰是母是子信不誣也夫女德莫先於

生賢以資世亦慕先於相賢以起家則太安人之獲
壽考以享祿養者豈適然哉惟伯存雖以官守暫違
而旦夕承顏則有如秉恭秉儉者日侍左右諸孫含
飴膝下太安人之心其愉怡悅懌心廣神怡可知自
是而越中壽躋上壽以復蒙加封有可俟者則諸
縉紳之祝頌也豈但爲今日之慶又不爲將來之張
本乎余與太守有一日之雅喜太安人之壽祉無涯
而未能一登堂以從諸公之後且愛秉儉於敬其親
者知所重也遂用書之以爲壽序

百伐奇勛詩序

百伐竒勛詩者吾蜀縉紳大夫士序巡撫都御史西
澗馬公宗大出師之績也其謂之百伐者所以著公
武畧未可枚數也蓋我國家開基垂統仰荷
列聖相承仁涵義育蜀人不知其兵久矣比正德戊
辰歲大侵且征歛迫於時者恒無藝乃有赤子潢池
之警有司玩愒遂致猖獗攻城擄邑無少忌武畧之
不振殊甚疏聞上軫念命刑部尚書洪公宣之總
制軍務起副都御史林公待用提督撫剿時劇盜藍
鄔之黨既熾而方四曹甫廖麻子復烏合蜂起南川
江津間尤張大之公以御史按治山西左遷真定推

官尋以才望擢四川按察僉事至則分兵督勦首率
兵敗之盜始畏遁繼分巡川東又追擊於大埡口先
後俘獲無筭已而元惡奔竄劫梁山欲據新寧公率
兵殲於陶溪既奔北擄掠寧羗之界公復縱兵擊於
清風嶺及歌陽寺廖麻子計窮殺曹甫乞招公弗許
飭兵必欲盡殄之盜遂竊渡驚背而西肆虐漢川薄
成都要臨江市假息以散巡撫高都御史信之公曰
剝民之廬以居賊乃賞盜也將以安民不反貽害乎
蜀盜乂未平 上從巡按御史之言罷洪歸 詔都
御史彭公濟物亟代尋高亦劾去公被擢僉都御史

代之遂借彭公協心從事未幾廖麻子授首又有渠
魁喻老人者挾數千人流大小巴山公設伏殪之而
厲兵更番戍東西阨塞用戮元惡於燒刀溪及平擢
副都御史踰時公鎮川北內江就撫之賊駱松祥者
復脅衆倡亂公令率兵誅戮撫散其黨遂寧豪猾阻
山肆惡脅三里之民梗化者四年公誅首惡撫綏其
衆盖公自僉憲晉陟都憲凡幾年皆著戎衣於營壘
間或伐其謀或陷其陣或伏於隘或追其奔或擣其
巢穴策勲不一而其體 國之忠誠莅事之勤敏初
未嘗以艱危避故諸縉紳得於聞見者咸嘉尚既有

爲之傳者復形諸歌咏頌之多致成帙憲副郭君魯
瞻道渝屬余弁諸首古之稱賢哲者無事則用之於
禮義有事則用之於戰陣有文事者未始無武備也
公在蜀孜孜民事凡所以釐奸剗蠹激濁揚清以敷
惠於下者無不至兵之用蓋非得已者而公任之其
功焯焯如此豈但有文事焉者乎若詩之作蓋亦出
於人情之愛慕者得古人凱歌勞還率之意遂不辭
而書之於戲蜀人之戴公亦奚趨言辭之間哉

封太安人黃堂獻壽詩序

封太安人蘇氏贈刑部主事馬公之配今重慶太守

馬侯母也歲之四月三日適太安人設悅之辰春秋
蓋六十有四矣郡之縉紳大夫士喜侯母之迎養於
斯各賦詩歌至期稱觴祝頌郡判郭君用章爰爲軸
命善繪者圖於中而書之題曰黃堂獻壽屬余叙作
者之意於上方夫書稱五福以壽爲先而必曰攸好
德蓋德者得壽之本也余聞主事公元配朱氏無子
娶太安人而得二子曰良曰京三乳始生侯時嫡母
朱適生女不育主事公乃命太安人付侯俾乳哺以
慰其心而朱母推乾就濕拊畜顧腹者若已生侯幼
多疾旦夕保抱提携無不至故侯戀戀於懷不頃刻

違人雖欲代其勞侯固不欲而母亦不欲之代也尋
朱沒繼母崔又承命於主事公所以鞠育侯者亦無
不至而加慎焉太安人得有所託心即安之了不萌
形跡以生嫌故侯雖漸及幼惟知鞠之者爲母而不
知所生矣比長學成領鄉薦至登進士第猶未有語
之者以是登科錄止書二嫡母姓氏既侯痛二兄繼
沒崔無供養者上疏得迎養及家而崔又沒矣居憂
間太安人始語不親鞠育之故此服闋乃言於銓部
洎當軸諸公咸信之故事當下州里稽覈太宰劉世
衡曰即處二嫡母事亦當膺 恩典何以稽覈爲遂

蒙 恩加封太安人侯之心於是始暴白而無所歎
矣嘗觀母子之恩出於天性孰能間之顧有不出於
理之常者要不可以常處也若侯之鞠育於二嫡母
或太安人不能割愛畧有所嫌則緣情肆忌孰能爲
防况期成立以至褒大顯榮有如今日者乎即是而
論則二母全鞠育之恩以成嫡母之賢者皆由太安
人之德渾厚包涵人已一致非煦煦婦人之仁者綽
乎古螽斯之風也諸縉紳大夫所以祝頌者其大旨
固在此余適赴留都不獲與列謹論次太安人之母
德以爲群王之引然豈但爲太安人壽哉將以厲於

世焉耳况侯莅官律已焯著聲績而太安人之壽當
無疆則將來之褒大顯榮又未可量也

賀金太守汝新晉秩序

世有秉鈞弘化制勝運籌出入將相以進退百官安
天下者可以爲賢乎曰未也此士之顯達者耳窮居
野處刻意尚行舉一世之榮辱升沉視如電起漚滅
漠然不干於懷者可以爲賢乎曰未也此士之高尚
者耳高尚之士一偏一曲介然自守者類能爲之古
之人如君平之卜於市王烈之化於鄉伯休之逃於
醫是已士之顯達雖其位尊其責重非賢不克任然

有幸會焉故田千秋以一言致相而霍票姚李蔡之徒皆能以功名顯至於董賈則終其身不過是豈皆盡賢哉賢者之處世其養也厚其存也正其用也博故進退委於時屈伸委於命顯晦委於順而在人者不屑也然固有終不能違之者矣衛輝太守襄陵金君汝弼舉進士爲考城令政尚惠愛民甚戴之然負氣節侃侃不阿故進士之令於外者例陟內外臺否亦不失爲郎署而君但晉同知鳳陽其所負者自若也遂以考城之政施之而民尤誦焉乂之轉衛輝衛輝之人愛之者猶鳳陽也會守缺私相祝曰得公乃

東川集卷之三十三
幸已而果然則又相率舉手加額曰此 聖天子明
見萬里吾民之福也於乎如君自筮仕踰二十年而
後有專城之寄若屈而晦矣而感悅於民知遇於
上乃如此其又有不屈而晦者存耶其固終不能違
之者耶余同年友夏官邢時望冬官安行之爲余語
且曰諸縉紳願一言爲賀余以爲發之遲可以知其
守於已者固也用之顯可以知其信于人者深也若
汝弼吾將見其名與位進而揚芳邁烈匹休於古之
賢豪矣而提封千里曷足以久淹之耶守於初而變
於今信于前而淪於後我未之聞也

青瑣馳 恩詩序

合陽趙君惟賢舉進士拜南京戶科給事中閱三年
奏績最被 命進階徵仕即贈父雲南府通判公爲
承德郎仍舊秩前母朱母秦爲太安人蓋公所任品
秩高也錦軸煥頒 龍章輝赫一時大夫士榮之咸
爲詩歌諷頌惟賢爰集爲卷既謁少師西涯公題卷
端曰青瑣馳 恩所以修 聖恩之汪濊也復屬余
序其事夫親之於子莫不欲其孝也而顯揚斯孝之
大子之於親亦何獨不然蓋民彝物則非有所勉者
顧不可必得若有莫之爲而爲者於其間於是而得

焉其榮益重矣諸縉紳大夫之嘉尚而形諸歌咏固宜惟崇階慶澤雖不易致而恒歸積善之人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不可以力取倖得也公在家食篤於教子不欲少違禮法惟賢始出就外傳當晝課其所習夜則令誦曲禮小學一二章諄諄俗說開諭以涵養其心弘治初公任雲南路南州同知律身謹慎應物寬恕故上官之莅治者恒論其賢以勵庶官其小人則愛戴無間民夷也久之以平龜山竹子菁寇盜有功晉雲南府通判至則持心慎於路南不少變而治績益見頌於人加博歲辛酉鑒於止足遂及

致仕優游田里又踰數年告終可謂善人君子
滿於名利者矣母秦復克相之凡教其子者未嘗奪
於愛則以公之才行其刑於家者如此仕雖未顯以
究其用而慶澤之流乃有維賢克紹其志恭膺
恩命之貶遂其顯揚之願豈無所自邪歐陽文忠公
謂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觀於是信不誣也惟賢
居諫垣累建白有聲蓋不負其官者於戲
恩之所馳豈獨此哉

送禮部侍郎吳公 冊封序

今制親王郡王及妃當襲封者 上命有司卜日至

期 傳制遣文武大臣爲正使侍從即署官爲副使
持節冊授封蓋所以隆本支崇屏翰以敦親睦之典
也今年 益府應封禮部侍郎吳公承 命以行先
是余以公將別薄具速叙酒行半公曰子獨不以言
爲贈乎余方念叨與公同官將二十年所以資屢澤
之益者不少茲又同部凡所以共脩職業者咸資於
公不可一日違聞其言乃怫然曰公之去愧無力以
尼之而欲贈於我乎既而思公博學弘才志慮中正
而仕進恬然了無介於意者故爲官允以陟學士南
京晉禮侍若甚有得焉惟恐叙遷於北部比至則惘

然若有所失其安於留都以適其清曠之懷甚矣今
之別余懼其優逸之念桑梓之與有奮焉不可奪也
亦安得嘿嘿而已乎惟天下之治固非一人所能成
而同心同德者則又非一時所易得也嘗觀唐之治
稱開元矣當時如姚如宋固名臣也而又有張曲江
者以風烈著如李元紘者以清節著若陸象先褚無
量韓休葦彬彬於其間又非一人宋之治稱慶曆矣
當時如韓范富歐固其著也而又有若杜祁公文潞
公晏元獻輩亦相頡頏者不可縷數在我國朝重
熙累洽文治之興固未易言而名賢之輩出匹休前

烈要亦不可誣則古今之治何嘗不資於人而亦何嘗不資於同心同德者之衆多乎公歷事我 憲宗孝宗既久至我 皇上篤意舊學且以名行荐陟大僚將柄用焉則於 國家之治所賴於同心同德者之衆多亦不能憖然於中矣以不可憖然也則今之去豈宜謂有所假託而戀戀於桑梓乎義不可以長往名不貴於高尚余不佞所贈公者如此公亦盡思之尚無洗耳以余言爲溺而不可止也詰朝受命不宿於家遂叙以識別

送少方伯郭君進表赴京序

歲之 萬壽聖節天下五品以上諸司各具表

慶賀藩臬洎都司大僚各類齋及期以進所以著臣
子祝頌之忱蓋時自古昔無弗然者君臣之義根於
人心固不容已也今年恭臨 聖節吾蜀臬副使郭
君魯瞻適轉叅政藩司遂奉表以行道出渝縉紳大
夫榮而賀之屬余以言君始陟僉憲於蜀也時寇賊
充斥人莫底寧至厘 九重西顧命將出師剿除而
以大臣總督蓋非尋常嘯聚之比也君分總一道提
兵其間申嚴號令信賞必罰殲厥渠魁而懷輯其脇
從者已而轉副使遂奉 勅整兵經畧其地至則察

其弄兵之源發奸摘伏植仆鋤強患爲之備事爲之
處而於干法者一無所矜貸故深山窮谷之人咸有
所恃以安堵若謂來何莫矣有識之士計君資望恐
恐焉惟以遷擢不克終受福爲懼茲秩既轉而又不
出於蜀固民所慶幸者乃復榮行於民之情寧無缺
望乎惟蜀在西南萬里之外山川之險峻閭閻之困
苦民心之易動難安固人所槩知而亦有未盡信者
古之賢哲愛君憂國未有不以民爲心故不稅農器
名賢所重而四方異聞識治體者必欲奏上則君茲
往也覲

天顏於咫尺祝

萬壽以無疆固不易矣而於拜舞之餘民情幽隱出於目擊耳聞有可裕民一分而非世所益者將一言於所欲知者以少資廟堂之議此固吾徒之心也其尚益思民心注仰之久急過其歸以慰籍之則於體國之誠庶不以遠方爲厭而鄙夷之乎幸毋曰毋疾其驅

天子有召乃全蜀之幸也

送潼川知州梁君赴任序

吾重慶郡判西安梁君汝和權潼川知州濱行郡之

縉紳大夫士重其治行之良計無以借寇也屬余言
叙別令甲凡仕郡邑者自丞簿而上歷三年爲滿具
其績於州若府以達藩司奏於朝下銓曹而課其
殿最又越三年亦如之淡九年而三考然後黜陟加
焉其有未三考而獲陟者必治行卓異爲撫按都御
史洎監察御史所疏薦則非常格所能拘矣君起家
鄉進士歲辛未拜官吾重慶雖踰五年適庶務鞅掌
爲上官所留未課績銓曹乃有潼川之命不一考
由即官而躡躡大夫之秩其不爲榮乎蓋君明信謹
飭之士也始莅郡宅心仁恕不務苛刻以求集事要

以惠民爲主而職無不辨時寇霍方張 皇上命將
提兵盪滌而糧餉之轉輸征戎之調遣有非獨武弁
所能濟者率遴選州郡佐貳之才名穎出者任之君
寶預焉而勞勤爲多比盜平得專理郡事則又勤敏
公惠騰頌口碑以是聲聞四達屢爲按治諸上官所
獎勵則是權固足以勵人心而乎物論矣豈但爲君
之榮乎雖然世之通才固無不宜要其心之所操或
異則其聲績亦有大相逕庭者非盡以大小難易之
間其勢然也若君茲擢其所莅雖有大小而其政在
臨民殊無不同但於事則無不統耳以其無不統也

而責望於人者亦博非理一事守一職可退託者則君所以操其心者寧無所槩於中乎於戲君徃矣名不可以虛立功不可以徒成吾見潼川之民將引領翹首需被君之休澤如吾重慶焉而君之所以慰其心者宜何如也

送別駕但君宗儒赴銓曹序

蒲圻但君宗儒推刑叙州未九年以脩職著稱擢倅吾重慶郡又三年建議者謂蜀寇盪除而所在郡邑猶多額外剩員疏請裁省宗儒遂循例赴銓曹改任濱行郡守饒侯文中偕同官葺計莫能留而又難於

別也屬余言叙行竊嘗酌民之言官之置有似少而猶以爲多者有似多而猶以爲少者要在其人焉耳吾蜀寇虐未平戎務鞅掌非一人所能幹濟者於此之時額外雖有判員可也而人或以爲病今既底寧所司事有常務官有常職額外之員可省也而人又以爲不宜蓋官固多然得其人焉事無所廢而獲於上心存於公而獲於下則雖冗員人固謂少也否則或以爲病雖少亦多矣宗儒居叙州持心痛斥舞文苛察而莅事恒以端恪自勵故當時上官有以讞獄詳慎薦之者有以政事脩舉旌之者及倅吾郡不少

變於叙而政尤詳練比營造事重被簡委採取材木
尤能竭心思以爲民凡所以懲奸剷蠹者無遺力而
且躬履於深山叢薄如治家事故課其績恒異流輩
爲總督重臣所嘉勞若君者論建置雖在額外而人
不猶以爲少乎乃今以例去郡人聞之咸戚戚以不
獲願借懷歎而莫可如何况候於君方敦協恭之誼
孜孜惠民尤不能憇然也固宜雖然用人者恒思得
賢以資治而君子之澤無不欲徧及於人如宗儒治
行銓曹正有待焉而思大任之者則望郡崇階由是
陟焉而君之澤豈但叙與吾郡所獨沾溉而已乎宗

儒往矣是侯之心又有黷繫焉而亦不但繾綣於祖
帳之間也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五終